蜀山劍俠傳/18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八四回　照影視晶盤 灩灩神光散花雨　先聲驚鬼物 琅琅梵唱徹山林

下一回▶

如今放下嵩山二老、余瑩姑等三人不提。且說楊瑾、淩雲鳳仗着朱環之力制住神鳩，帶了沙沙、咪咪二小，先一同迴轉白陽崖，天已是黎明的時候。健兒、玄兒早在洞前延頸企望，一見師尊迴轉，連忙上前拜見。大家同到洞中落座，雲鳳首命沙、咪二小重述前事。咪咪自喜功高，說得分外精神，全沒注意到雲鳳神色。還是沙沙比較小心，一眼偷覷到師父面容不善，想起昨晚，雖然有功，終是背師行事，暗自心驚。不等雲鳳發作，悄悄拉了咪咪一下，一同跪地稟道：「弟子和咪咪此行起因，祇由於前日恩師要命弟子等前往妖穴，暗窺虛實，太仙師從旁攔阻，說得妖屍那般兇法。弟子等以爲師父既然吩咐，此行決無差錯，一時狂妄無知，背師行事。滿擬隱身有術，人小可以藏身，不致觸動埋伏，當晚便可以得了虛實迴轉。不料果如太仙師之言，妖屍墓穴埋伏周密，禁制重重，進本僥倖，出卻大難，一同被困至今，方得出險。雖仗二位師尊福庇，得保殘生，並因深入，略窺虛實，畢竟罪大功小，難以掩蓋。未出險時，已和咪咪商量，歸洞請罪，甘願責罰，以爲後戒。適蒙恩師垂詢詳情，不得其便。現在一切涉險經過，業已稟明。自知罪重，本來不敢求饒。不過弟子等人小無知，事屬初犯，仍望恩師格外施恩，從寬暫免加罪，憚其改過自新，弟子等感激不盡。」

楊瑾見沙、咪二人一點大的僬僥細人，不特堅忍剛毅，有膽有識，更能知機進退，全不以功高自滿，越看越愛，不忍雲鳳降責，早打好了主意。便是雲鳳，先見咪咪表功得意

之狀，有些不悅；聽完這一套話，再一看咪咪先時滿面歡喜，已改成了畏懼之色，不知不覺，也消了怒意。祇緣立法之始，不可姑息，故意作色怒道：「爾等四人，本爲僬僥細民，休說學道成仙，便是轉劫爲人，也須幾世修積，纔能得到。一旦受我提攜，真乃曠世仙緣。先前不過奴僕之分，嗣見你等勤勉向上，纔逾格施恩，勉強收容門下，隨我學習道法劍術，以冀將來有所成就，也不枉我度化一場。拜師那日，曾對爾等一再申說，本門戒條，最忌貪妄和違師命。怎便一日之間，連犯二罪？現當羣仙劫數，邪正不能並立，各異派中能人甚多。爲師仗着師祖仙傳，又在此面壁多日，悟徹白陽真人仙蹟圖解，近來身劍已能合一，不奉師祖之命，尚且不敢率易下山，恐有失閃，致貽師門之羞。爾等人小力微，道行直談不到分毫。妖屍何等勁敵，上次楊太仙師和我，均經陷身挫敗，幾遭不測。我因不知妖墓底細，誤以爲爾等新學隱身之法，人小又可以暗中來往，不比我們公然與之對敵，或者不被覺察。嗣經楊太仙師一說，方知不可輕視。果然你二人一去，便被陷在內。設使妖屍命限未終，或是嵩山二老前輩不來相助，我與楊太仙師非其敵手，你兩個小人焉有命在？有罪不罰，勢必他日再蹈覆轍，或使旁人效尤。就算爾等身敗名裂，咎由自取，豈不玷辱師門聲譽？越是首次，越發姑息不得。現有去留兩路，一任爾等自擇。一是收回寶劍，逐出門牆。本山高出雲表，下通無路，百里以內，深山幽谷之中，不少奇禽怪獸，毒蟲惡蟒，以及山魈木魅之類潛伏，大人遇上，尚難倖免，何況爾等。姑念相隨師生一場，由我親自攜帶，送回僬僥故土，重爲細民，自生自滅，永墮輪迴，既非我的門徒，也毋庸再加責罰。一是先打四百荊條。我打你二人，也禁受不起，可由健兒、玄兒行刑，祇不許絲毫寬縱。領責之後，我便隨了楊大仙師，帶着健兒、玄兒兩個，同往仙山，參謁芬陀師祖，去化卻神鳩惡骨。就便仰祈佛力，爲爾等脫胎換骨。事畢，再帶着健兒、玄兒，同往峨眉山凝碧崖太元洞內，拜謁掌教師尊，以及老少各輩尊仙同門。罰你二人在此看守洞府，閉門面壁虔修，以觀後效。再如犯規，便以飛劍處死，決不寬容！」

沙、咪二小先聽頭一條路，已嚇得通體汗流，心寒膽裂。後聽第二條路，雖然不致被逐，送歸故土，仍有修道成仙之望，但那四百荊條不好挨，尚在其次。最難受的是，矮叟朱梅別前，曾命楊、淩二女帶了兩小，同謁芬陀大師，去完神鳩惡骨，再送至峨眉後山，相伴神鳩，守候靈鬼徐完來犯。近日飽聞峨眉是羣仙居處，仙景無邊，此行暫時雖不能就窺見凝碧宮牆，參與開府盛典，但師尊既在那裏，總還有一線之望。何況芬陀佛力，可以脫胎換骨，轉爲大人，渴望已非朝夕，不想一朝自誤，出死入生，白受了許多驚恐危難，反鬧到這般結果。健、玄二小安分守己，倒是不勞而獲。這一來滿腔奢望，全成夢想。一陣心酸氣沮，不由同時落下淚來，悲泣不止。

楊瑾方要出言解勸，雲鳳微使眼色，喝道：「你兩個哭一陣，就完了麼？我和楊太仙師起行在即，倒是走哪一條路？快說！」這時沙、咪二小越想越傷心，已然泣不成聲。便是健兒、玄兒，也覺師父責罰太重，心驚不已。雲鳳連問兩次，二小方抽抽噎噎，同聲答道：「弟子寧死，也不願離開恩師回去。惟望恩師念弟子昨晚之行，也曾飽受艱難危險，此次去見芬陀師祖時，將弟子也一同帶去，哪怕再多打上幾百荊條，也甘心了。」雲鳳見二小真個向道心堅，甘受重責，心中也頗讚許。明知楊瑾必加勸阻，仍然故意喝道：「你兩個誤卻仙緣，咎由自取。此行本來不許同往，既願以打代罰，姑念誠求，也罷，健兒、玄兒取荊條過來，待我驗看之後，再將他二人重責八百。」

沙、咪二人聞言，方去了心頭一塊病，立時止住淚容，跪叩師恩，和顏悅色，趴伏在地，靜候施刑。健、玄二小取來荊條與雲鳳驗看之後，因師命不許寬縱，哪敢從輕。各向沙、咪二小先道了罪，告以師命難違，手舉荊條，刷刷刷往下抽去。這類小人，本極脆弱，不禁重打。沙、咪二小又知道健兒、玄兒手重，師父在上監查，不能徇情，這一頓打，還不挨個皮開肉綻。一見荊條揚起，嚇得雙目緊閉，正準備咬牙忍受。誰知那又粗又長的荊條抽到身上，祇聽刷刷叭叭之聲連響不住，卻絲毫不覺痛癢。先還當是健、玄二小顧着同門義氣，拼着受責，手下留情。及至偷眼一看健、玄二小下手神情，竟是又急又快，一點不像作假。再偷眼一看上面坐的二位師尊，師父雖然寒着一張臉，口角間卻微露着一絲笑容，好似剛剛斂去；楊太仙師一雙神光足滿的炯炯雙瞳，正註定他兩個微笑呢。二小原極聰明，見狀恍然大悟：「楊太仙師素對自己等四人喜愛，適纔出險之時又連誇獎了好幾次。因見師父立法之始，又有別的同門比着，不便講情，明着任憑師父降責，卻在暗中行法保護，所以打在身上，不覺痛楚。否則任是健、玄二小怎樣留情，哪有絲毫不覺之理？」想到這裏，不禁雙雙擡起頭來，又偷覷了楊瑾一眼。見楊瑾對他二人微一頷首，使了個眼色，又朝雲鳳一努嘴。二小猛想起已捱了百十多下荊條，尚未求饒。恩師爲了立法，纔不許將功折罪，如被健、玄二小看破，他們不知楊太仙師暗中默佑，定疑師父故意做作，豈不有失恩師威信？萬一再被恩師看破，說不定由假變真，仍免不了挨頓真的好打，那纔又蠢又冤呢。越想越對，不謀而合，各自裝着忍受不住，始而低聲泣求，繼以大聲哀號，苦求寬免。健兒、玄兒見二小竟能耐打，也頗驚疑。及至二小這一放聲哀告，不禁動了同門義氣，也雙雙住了手，跪在地下，代爲哀求施恩，乞賜寬免。

其實雲鳳也極疼愛這四個小人，怒本假怒，不得不爾。口裏雖然喝令健、玄二小重責，心中料定至多打上幾下，楊瑾必來解勸，那時再乘風收帆，使四小都知做戒，以後不敢胡行，也就罷了。及見荊條打在沙、咪二小身上，沒聽出聲呼疼。四小近練內功，尚祇

初步入門，決無這等耐打的本領；健、玄二小又沒敢徇情從輕。楊瑾又未說情，知她由明勸改作暗中護庇。一看楊瑾，果然手掐暗訣，指着下面，臉卻望着自己微笑。自己方覺做作得好笑，正值二小擡頭偷看，不禁暗怪楊瑾：「祇顧你一味偏袒，使得被責人毫不知痛，如被健、玄二小看破，還當是當師父的也有心作假，打給他兩個看，豈非笑話？你好歹也讓他倆捱上幾下，一則使知畏懼，二則也好下臺。」正打算用話去點楊瑾，沙、咪二小已然會意，哭求起來。接着健、玄二小也停了行刑，跟着跪下求情。雲鳳先望楊瑾一眼，假作不允，並喝健、玄二小何故停刑，莫非也想陪挨幾下？健兒、玄兒嚇得剛要拾起荊條接着再打，楊瑾將手一擺，含笑勸道：「這兩個小人兒，已捱了二三百下。先時想是自願領責，不敢出聲。我也因你立法之始，不便求情。如今我看他們實禁受不住了，怪可憐的，看我薄面，饒了他們吧。」雲鳳聞言，纔借勢收科，吩咐住打，喝道：「兩個大膽的小孽障，如非楊太仙師金面，今日怎能寬免？看你們下次還敢違命胡爲不敢？」二小齊聲恭答知悔，又匍匐膝行上前，先謝師恩，後謝楊太仙師講情之德。雲鳳喝令起去。沙、咪二小仍裝作負傷委頓之狀，緩緩起立。

健、玄二小剛要過去攙扶，楊瑾已一手一個，將沙、咪二小攬至懷內，說道：「你兩個爲我的事，受了不少驚險辛苦，功成歸來，還要捱打。在你師父門下，固是有罪，便換了是我的徒弟，也不肯就此寬容。如單是對我，卻是有功之人，當得獎賞酬勞，纔是正理。可惜我的法寶雖多，你兩個氣候還差，拿了去也難使用，一遇強敵，轉足爲禍。好在你們俱要隨我同返仙山，我自有一番計較。這裏有兩粒靈丹，乃我師父芬陀師祖親身煉就。共採取靈藥不下千數百種，爲時九年，始見爐鼎之上凝成異彩，取出開視，共祇煉成了三千六百四十九粒。我前生曾列門牆多年，並未賜與，直到轉劫今生，纔賜了我十幾粒。除自服外，餘者帶在身旁，行道濟世，並贈有緣之士。恰巧還有兩粒在此，今特賜你們。此丹功能起死回生，輕身延齡。你兩個服下去，不特立時止痛，尚有其他妙用。這權當我的酬勞吧。」沙、咪二小聞言大喜，忙恭恭敬敬叩謝接過，獻與師父過目，然後奉命吞服下去。這一來，恰好將適纔那頓不受傷的打掩飾過去。雲鳳始終仍作不知。沙、咪二小由此將楊瑾感激得刻骨鐫肌，永銘心版。二女刑賞兼施，恩威並用，又各告誡了一番，教了拜謁芬陀師祖的禮節，到時不可大意，妄言妄動，自干罪戾。四小一一領命。

二女這纔行法封洞，由雲鳳用朱環制住神鳩，楊瑾持着聖陵二寶，緊緊監督，同駕遁光，帶了四小，招呼一聲，大小六人，一同破空而起，電轉星馳，直往川邊飛去。到了川邊大雪山倚天崖龍象庵前落下，正遇芬陀大師的師侄蘇州上方山鏡波寺獨指禪師的記名弟子林寒，站在門前危石之上，向着來路眺望，狀似若有所待。楊瑾以前曾隨神尼芬陀到

過上方山幾次，知道此人劍術高強，深得獨指禪師降魔真傳。

原來獨指禪師因和他俗家誼屬至親，當年修道未成時又曾受過乃祖林駕三次解難救命之恩，兵解時再三重託，說此子夙根深厚，生有仙骨，自己解脫在邇，他年紀太小，不及引度，匆促中無人可託，恐將來不遇明師，誤入旁門，務望暫時引到門下，傳以道法，等他仙緣到來，另有遇合。禪師自然義不容辭，忙尋到江西南昌府林駕俗家，將林寒接引上山。因見他資稟雖佳，可惜殺孽太重，本身不是佛門中人。因受乃祖一場重託，雖然不惜盡心傳授，祇收做記名弟子，並未給他披度。便是所學，除教他在煉氣、吐納、導引等玄門根本功夫上着力而外，尤其偏重在降魔防身上面，並未傳以禪門心法。彼時林寒初入門，年紀雖祇七歲，因家中兄弟姊妹甚多，乃父奉有仙人祖父之命，事前曾對他說過詳情。他又生性好道，頗有祖風，知道禪師是得道神僧，法力無邊，來時滿懷成佛做祖奢望。嗣見禪師不爲披剃，也不輕授經典佛法，與別的同門不同，心中疑慮。過了數年，忍不住請問。禪師對他說了經過，並說乃祖當時也祇是暫託收容，免入歧路，異日尚須另拜仙師等語。林寒好強，聞言心中好生憂悶。幾次婉言懇求，說師恩深厚，自己向道心堅，志在求禪，佛門廣大，怎地不能相容？千乞師父格外成全，誓死不再投師他適等語。

禪師笑答：「事有前定，你我俱不能改易，一切將來自見分曉。」仍是執意不允。林寒無法，拿定主意，相隨禪師不去。用起功來，分外勤勉，日益精進。二三十年光陰，論飛劍法術，無不出人頭地。近年禪師又將生平幾件煉魔之寶悉數授予，本領愈發驚人。中間好幾次奉命下山行道，因禪師說他殺孽太重，時時警惕，輕易不開殺戒，一心祇想人定勝天，以誠感格，永列佛門。每當覆命，和禪師說起他的心意，禪師總說：「到時由不得你。」末次回山，禪師因他外功積得很多，大爲獎勵，卻仍不見他傳戒披剃。林寒一時情急，跪伏哀求不起。禪師搖手笑道：「無須如此。我這裏有兩封柬帖，注有年日，到時開看自知。你既未得我禪門心法，又未得過玄門上乘真傳，所學祇是佛道兩門中的防身禦魔法術，任你練得多麼精深，至多所向無敵，並不能修真了道。何況各派高人甚多，無敵二字萬做不到，怎可不去求師，就此而止？你嘗說隨我修身不去，即此一言，已不似佛門中人口吻，何論其他，我師徒功行即日完滿，你此次歸來恰是時候。後日可持我第一封柬帖，往川邊小崆峒倚天崖龍象庵去，叩見芬陀師伯，她看完柬帖，自有吩咐。以後便在她鄰近的大雪山中潛修，一則遇事可以求助請益，二則你將來轉入玄門也應在其處。餘下一封，另有奇驗。現值夜課，你跋涉多日，回房習靜去吧。」

林寒聽禪師言中之意，好似禪師圓寂在邇，不禁大喫一驚。還欲叩問，禪師把面目一沉，

將手一擺，雙眼便合下來。接着門下僧衆也都跪伏在地誦起經來。自己跪處，正當上座大師兄明照夜課唪經之所，正自含笑相待，口中並已喃喃不輟，祇得惘然禮拜起立，回房自去打坐。原意夜課畢後，再去跪請明示。打了兩個時辰的坐，子夜已然過去。忽聞異香由外傳來，耳聽前殿梵唱之聲越益嚴密，覺與往夜不類。擡頭一看，前殿已被紅光罩滿。情知有異，慌不迭地飛身趕往前殿一看，禪師業已換了法衣，端坐示寂。門下衆弟子共是六人，也都法衣列坐，口誦佛祖出世真言，梵唱正和，神態甚是端肅，看神氣連衆弟子也一齊同去。先時聞語心驚，萬不料這般快法，不覺又是傷心，又是着急。忙一鎮靜心神，恭恭敬敬跪行入殿，匍匐在地，眼含痛淚，口稱恩師。剛要往下說時，禪師忽然睜眼微笑道：「適纔話已說完，你自謹慎照此做去，玄門一樣也成正果，何必這般作態作甚？速去勿留。」

說完，祇「咄」了一聲，滿殿紅光金霞閃閃，花雨繽紛。衆弟子梵唱盡息，各人臉上都有一片紅光昇起，一瞥即逝。再看禪師師徒六人，俱已化去。想起多年師父、同門相處的恩義，由不得一陣心酸，哭出聲來。正瞻仰法體，撫膺悲慟間，忽聽地底隆隆作響。猛想起法體已各用真火化去，並未備有盛殮缸罈。建造此殿時，距今不過兩年，禪師曾有歸宿於此之言，並且全殿俱仗禪師法力，運用本山空石建成。地下震動，想是早已行法，要連殿帶七尊法體一齊埋入地內。那兩封柬帖，也不知放在哪裏。這時地下響聲愈洪，震撼愈烈，明知地將陷落，滿腹悲思，仍在跪伏瞻拜，兀自不捨就去。待不一會兒，倏地一道金光，起自禪師座前，猛覺一陣絕大力量迎面衝來，自己竟存身不住，由地下被它撞起，直擲出殿外老遠。纔一立定，金光斂處，再看殿上石門已合，又是一大團金光紅霞昇起，異香繚繞，沿着殿的四圍陷成一圈，地底仍舊隆隆響個不住，全殿就在這百丈金霞籠罩中，緩緩落了下去。

等林寒跪叩起身，地底響聲頓歇，金霞漸隱，殿已不見，變成了一片石地，毫無痕跡可尋。原存身所在，卻放着兩封柬帖。拜罷拾起一看，一封是與芬陀大師的，另一封不但外面標明年月，還注着開視地頭。寺中連林寒一共是八人，禪師師徒同時坐化，剩下林寒一人，無可留戀，法體又經大師行法葬入地底。祇所餘殿房係經大師師徒在此苦修多年，就着本山木石泥土親手建造。全廟共有大殿三層，俱供有佛菩薩像。此外尚有七間禪房，一個偏殿。甚是莊嚴堅固。自己一走，日久廢置，豈不可惜？獨自在寺中望空哭拜了幾次，想不出兩全之策。

第二日中午，正在哭拜，忽見山門外走進一夥僧人。爲首一個老和尚，生得身材高大，慈眉善目，身着法衣，手持禪杖。身後隨定的六個和尚，也都容止莊和，面有道氣，一

同緩步走來。林寒看出不是常人，方要上前請教，爲首老和尚祇一合掌，便率衆往內層大殿中走進。林寒連忙跟入，見他師徒先朝殿中佛像禮拜了一陣，竟往禪師師徒日常打坐用功的蒲團上坐下，同把眼皮一合，打起坐來，彷彿這寺原是他們的一般。人數也恰一個不多，一個不少，共是七人。林寒雖知這些和尚必有來歷，總想問個明白。見他們不理不睬，公然想要佔有的神氣，未免有些心中不服。表面上卻不露出，上前恭身請問道：「老禪師哪座名山？何處寶剎？上下怎麼稱呼？因何駕臨荒山小寺？尚乞指示一二。」那老和尚合掌低眉，兀自坐在那裏，仍好似全未聽見。林寒連問三次，不聽答應。暗忖：「佛門弟子，也不是全不講理法。師父師兄們全都坐化，這寺原應自己承襲。就算我奉命離山，遠行在邇，正愁此寺無人照管，你如是有道高僧，請還怕請不到，來得原好。但寺這時終是我的，和我要，也應說明來意，好言相商。怎的我越卑下，他們倒反客爲主，連理也不理？」越想越沒好氣，正待發作，猛覺前面禪師坐化殿宇沉落的廣院中，似有破空之聲飛墜。接着聽見兩人說話的聲音，梟聲語氣，甚是刺耳，好似以前在哪裏聽過。不禁心中一動，丟下那些和尚飛出，隱身二殿牆角，探頭往外一看。祇見故殿原址站着兩個異派旁門之士：一個正是五鬼天王尚和陽；另一個中等身材，番僧打扮，禿得連眉毛都沒有一根，相貌猥瑣，腰佩法寶囊，背插雙刀和一根幡幢。二人背向自己，正在談話。先聽五鬼天王尚和陽道：「昨日在毒龍道兄洞中用晶球視影，查看老賊和尚近做何事，明明見他同了幾個孽徒一齊坐化。後來殿中走進一個俗家少年，忽然光華涌起。底下便看不見分曉。我算定老賊師徒已然坐化，想起當年之仇，今日特地約了你來，取他們師徒的遺骨，回山煉寶，兼報前仇。怎麼到了這裏，全不見那座石殿影子，是何緣故？」那禿子答道：「這裏並無絲毫遺蹟可尋，莫非他師徒在旁的地方坐化了麼？」尚和陽道：「適纔我們在空中飛落時，看見全廟孤零零隻有這一座殿，與晶球所見不類，原也疑心有變。下來一看，那山門情景，與院中這些樹木山石，無一不與昨晚所見相合。祇那座殿，卻不知去向。此寺是他多年盤踞之所，從不輕易全數離開。坐化決已無疑，祇不知使甚法兒，將劫灰藏起。今日好歹也須尋出他的下落纔算。」

當初五鬼天王尚和陽行經山下，劫取陰胎，被禪師趕去，救了垂死的孕婦，打了他一禪杖，幾乎打死。林寒隨去，雖未露面，卻看得明白。知他當時僥倖逃生，仍然記恨前仇，乘着禪師師徒化去，前來報復，不禁怒從心起。本要出去會他，繼一想：「後殿那七個和尚，來得甚是奇突。適纔過這頭層殿時，好似見老和尚用禪杖在地上略微摸劃了一下，以爲事出無心，沒有在意。五鬼天王乃旁門左道中能手，同來禿子雖未見過，也似不是凡庸。全寺大小也有三層，一二十間殿房，到了他眼裏，卻祇看見這一點地方。即使藏法體的故殿，事前有恩師法力封鎖，他看不出，怎連後邊殿房也自隱起？」想了想，來人已落下風，恩師必有部署，決討不了便宜，還是暫不出去，看他有何伎倆使出來，再

行相機應付。

說也奇怪，尚和陽和那禿子不住口誦番咒，兩手掐訣，將魔教中極厲害的禁效之法全使出來，院中通沒絲毫動靜，看神情煩惱已極。後來禿子又說：「賊和尚師徒遺蛻，許不在此地，埋藏寺外。」尚和陽道：「這絕不會，休說晶球視影，看得他明明白白，不會差錯。便是賊和尚，平日以爲他煉的是禪門正宗，上乘佛法，把一切釋道各家門戶全不看在眼裏，何等自負，豈有在他去時，做那掩藏畏人之事？我想仍在此間，定是用那粟裏存身的金剛禪法，將軀殼埋葬。表面上仍作爲生滅都在此地，並不畏人尋掘。真個詭詐，可恨已極！今日好歹也要尋出他來，帶回山去，用我本門天魔大法祭煉，叫他在煉多年已成道的元神，仍要永遠受我禁制，萬劫不得超生。我卻添一件縱橫宇宙、無一能敵的至寶。」說到這裏，忽聽有人在近側微微一笑。尚和陽疑心是禿子笑聲，禿子力說無有。二人也是異派中的能手，久經大敵，情知有異。雖然有些驚疑，暗中卻行使一種極惡毒的禁法，想使敵人現形受制。法使完仍無動靜，方在自揣：「明明聽見有人微笑，怎會聽錯？」禿子忽然失驚道：「道兄，我們不是遇見勁敵了吧？我兩人所行之法，有絕大妙用，無上威力。就算賊和尚遺蛻沒有埋藏此地，這些殿宇山牆和院中樹木，如何能禁得住？豈不早成灰燼了麼？」

一句話把尚和陽提醒，不禁駭然。正要開口，忽聽梵唱之聲起自院中地下。一會兒工夫，院後和四方八面跟着繼起。頃刻間，全山遠近，到處響應。尚和陽和禿子聽了，兀自覺得心戰神搖，不能自主，身子搖搖欲倒。知這是西方天龍禪唱，妙用無方，不知機速退，一被困住，不消個把時辰，周身骨軟如棉，如癡如醉，全失知覺。先是不知轉動，任何道力法術，祇一使，便都破去。接着心神大亂，勾動本身真火，自化成灰。不由嚇了個魂不附體，同喊一聲：「不好！」連忙破空飛起。

林寒閃身殿角，本就忿怒欲出。這時方知佛法妙用，好生驚佩，猶未知是新來的老僧助力。一見敵人狼狽欲逃，哪裏容得，大喝一聲，方要飛出攔阻，猛覺身子被人拉住，耳聽有人低語道：「何必如此急急？他逃不走，時限未至，略加警戒，由他去吧。」忙回頭一看，四山梵唱聲中，身後空空，並無一人。那麼精純的劍術，卻飛不出去。再一看尚和陽和那禿子，滿身煙光，還沒飛過殿角，便似有人牽引着的收線風箏，飄墜下來。連起幾次，俱是如此。彼此面面相覷，神態惶急，做聲不得。隔了俄頃，禿子首先服輸，朝尚和陽一使眼色，面對大殿跪倒，低聲祝告，求饒一命。尚和陽先還負強，後來實在無計可施，耳聽梵唱之聲越密，危機已迫，再不知機，非弄到形神消滅不可，也嚇得跟着跪下，禱告起來。剛叩了幾個頭，祝告未終，一片金霞籠罩處，地面頓現出一個大孔，

先從地底昇出，大如七朵金蓮，上面端坐禪師師徒七人。放出萬道金光，千條霞彩，祥氛瑞靄，花雨繽紛。看似緩緩昇起，晃眼工夫，沒入高雲之中，不知去向。緊接着，又從地底緩緩昇出七個老少僧人，一到地上便望空膜拜。等禪師師徒法體昇入雲中，爲首老僧纔用禪杖指着尚和陽和禿子微笑說道：「你二人看見了麼？正邪殊途，便在這裏。此乃幻相，休得當真。趁早回頭，還不快去！」說到「去」字，滿院金光霞彩，似電閃金蛇一般亂飛，耀目難睜，四山遠近萬千梵唱，劃然頓息。就在這瞬息之間，眼前一花，金霞斂處，依舊白日當空，院宇沉沉，老少僧人全都不見，地面也並無孔穴，祇剩尚和陽和禿子二人。知已開恩釋放，慌不迭地站起身來，抱頭鼠竄，各縱遁光，破空飛去。

林寒見禪師師徒法身出現，亟欲追出頂禮，無奈身子不能飛動。嗣見七個僧人，竟是今日新來的不速之客，定是恩師算到有此一着，特地事前約來相助，接掌此寺的。不由敬心大起，方後悔適纔錯看了他們，尚幸沒有侮慢之言出口。算計前院隱去，仍在後殿打坐。念頭一動，腳已能移，連忙一斂心神，恭恭敬敬走向後殿一看，果然老和尚等七人端坐在那裏，與先前一樣，好似全未動過。急忙跪伏在地，方要請問法號，老和尚微睜二目，含笑道：「你不是我這裏的人，你自有你的去處。今日且容你暫住一宵，明早自去吧。」林寒已料定他是前輩高僧，赴約而來，恭恭敬敬跪答道：「弟子愚昧，有許多老前輩都不曾拜見過。昨晚衆師兄坐化，師父祇命弟子明日早行，往川邊龍象庵拜見芬陀大師，也沒說起老僧師今日駕到。初會時不知究竟，諸多失於敬禮，望乞老前輩開恩鑒諒，並懇賜示法號，日後回山拜謁，也好稱謂。」

老和尚笑道：「我無名無姓，有甚法號？我的來歷，你見了芬陀道友，自然明白。適纔那兩人，你想必急於知道他們的來歷。一個是尚和陽，你原認得，不說了。那禿子是天山博克大坂羊角嶺的四惡之一，姓許名陶，各異派中都稱他爲禿神君，精通邪法，心辣手狠。尚和陽因記你師父當年之仇，法力又敵不過，蓄志已非一日。昨晚在他同道毒龍尊者那裏，談起前仇，偶用晶球視影，恰看出你師父行將坐化。正想看個仔細，你師父神機內瑩，慧珠朗照，已有覺察，立使佛法，放出三寶神光，將全殿籠罩。這廝底下雖看不真切，已然略窺虛實。恰遇許陶也在那裏，從旁一慫恿，想將你師父法體盜回山去，用魔教中極惡毒的禁法咒煉成灰，拿去害人。誰知你師父知我必來送，特意等我事完趕來，身雖滅度，真神尚未飛昇。佛法無邊，豈是二三妖邪所能侵犯？如非這廝命不該絕，許陶將來別有一番因果，又都見機乞命的話，那西方天龍禪唱，再過巳時不停止，這兩個妖孽便沒命了。你師父法身，安藏正殿，凡體不能入內。我師徒一到，便來這裏打坐，仍以真神前往相會送別，以踐宿約，人並未離開此地。因尚、許二妖人俱是邪道中的能手，你本帶髮學道，平素和這廝未有嫌怨。你日後要在雪山隱居，以俟仙緣。這些妖人，

常時來往其間，此仇一結，豈不平添許多仇敵魔障？何況早有安排，用你不着，無須多此一舉。所以將你阻住，不令出去。今晚子時，還有人來與你師父送還一樣東西，於你大有用處。來人如知你師父滅度，必將此物不還，據爲己有。彼時我師徒已在夜課之際，這是大金剛禪課，不是尋常。他聞得梵唱之聲，恐佛光傷了他，必不敢冒昧進來。你到了亥正，即去山門外相候，如見有一道青光自東南飛來，立即上前攔住，祇說一句：『你事已辦完，借我師父的東西，快些還來。』他當你奉着師命索討，當時必不疑心別的，定然交還給你。你接過手來，即速回到殿裏。切忌回頭看他，神形越自然越好，以免他見你不是佛門裝束，因疑生悔。他知你師父道力高深，你雖非佛門弟子，也必有瓜葛，奉命守候，東西已落人手，縱生悔心，沒有啓釁之由，也說不上不算來了。他來時空中先有極尖細的嘯聲，如能用法稍掩本來面目，日後用那寶物時，再仔細一些，他不知此寶被何人得去，無從尋覓，更永無後慮了。等天微明，急速起身去吧。」

林寒敬謹受教。見老和尚又閉目入定，不敢再瀆，叩謝起身，迴轉自己禪房，打坐養靜。到了戌初，先將隨身應帶的法寶衣物，一切準備停當。左右無事，恐怕來的時間萬一早晚相左，天交亥初，便去山門外相候。那晚正值山中雲起，星月無光，山原林木盡被雲遮，四外黑沉沉的，雖煉就一雙慧眼，也不能穿透雲霧。這時大殿中梵唱之聲已起，迎着浪浪天風，獨立蒼茫，禪唱琅琅，間雜一兩下疏鐘清磬，入耳清越，愈發顯得空闊幽靜。想起自己從小在此帶髮修行，蒙恩師教養深恩，好容易學會許多道法，祇可惜本身不是佛門中人，未傳得上乘真諦。原意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，祇要念切虔誠，勵志苦修，不患不得恩師垂憐，祝髮受戒，側身禪門，同參正果。誰知福薄緣慳，恩師和諸同門遽然道成飛昇，祇撇下自己一個。今天所來前輩高僧，未說出法號，看神氣必受師門之託，來接此寺。那送還寶珠的，自己回山不久，沒聽恩師提起過，也不知是甚麼來歷。以前在外行道濟世，仗着道術飛劍法寶俱是仙傳，從沒閃失過一次。聽那前輩高僧囑咐謹慎行事語意，好似並不尋常，來時倒要看他一看。

林寒一面傷感，一面尋思。時光易過，不覺已是亥子之交。忽聽一陣極尖銳的嘯聲，甚是悠長，遠遠隨風送到。心中一驚，立時收起思潮，振作精神，靜心等候。因爲先前胡思亂想，聞聲倉猝，竟忘了行法掩飾面目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嘯聲方纔入耳，便見東南方天空中，有一道時青時紅的火光，似火箭一般朝山門前射來，晃眼工夫，便自飛臨切近。祇見白乎乎一幢似人非人的影子，面上一團銀光籠罩，周身火光圍繞。林寒運用慧目，定睛細看，竟未看出那東西的真實面目。忙照老和尚的吩咐，一縱遁光，迎頭攔住，大喝道：「快還我師父的東西來！」那白影行時迅疾異常，來勢本要往山門中穿進，聞得禪唱之聲，首先喫了一驚，勢子一緩，便遇林寒在山門前飛起阻路，匆促間竟未容他

細想，立將所持之寶遞過。林寒喝聲甫住，忽見火光中伸出一隻細長手臂，掌中托定一物，連忙伸手接過。那白影正往山門下拜，林寒已一縱遁光，往大殿內飛去。剛一飛起，微聞那白影在身後嘆息之聲，好似欲追又止之狀。手中所持之物，頗似一塊圓的玉璧，手觸處，似有篆文凸起。相隔不遠，晃眼飛入殿內。見眼前奇亮，霞光閃閃，幻爲異彩。老和尚師徒七人，俱在合掌喃喃，梵唱之聲益急。回頭往殿外一看，那條火箭已往東南方高空中飛去，耳聽嘯聲轉厲，又由近而遠，料是離去俄頃。

林寒因明早便要長行，恐還有甚吩咐；自己將行，也該稟一聲。先叩謝了一番，仍然跪伏地上，靜俟經聲住後，再行領誨。待有個把時辰，梵唱之聲纔止。老和尚揮手命林寒起立，笑道：「佛家原戒打誑語。我因你師父的遺物，又是玄門之寶，理應爲你所得。這孽畜借用已久，不遲不早，偏又在你行前送還，正好成全你收受，以爲異日全身免難之用。他來時太驟，你竟忘了掩飾本來面目。你明早西行，他暫時尋不到你，日後終有尋着之日。這孽畜乃多年得道老猿精魂，厲害非常。你師父因前生與其有瓜葛，又憐他久已改行向善，災劫臨頭，竟難避免，爲優曇大師門下大弟子素因飛劍誤傷，故將來入佛門以前三世修真煉魔之寶借與了他。他雖說不輕害人，但是報仇之心正重。你師父祇借此寶，不肯賜予，便是恐他仗着此寶，去往漢陽白龍庵尋仇，又惹誅魂墮劫之禍。還來本非所願，再如知道你師父前日坐化，此寶可以久借不歸，不料自行送到，被你巧得了去。我是主謀，一時多事，自惹煩惱。早知有此幾場糾葛，不去說了。休看你苦煉多年，飛劍法寶多半上品，正邪各派中法術俱知門徑。無奈未受禪門嫡傳，玄門功行還未到上乘地步，真遇各派中出類超羣之士，仍非對手。尤其這類多年得道精魂，因他形骸已脫，復經苦煉，真神凝固，變化無窮，飛劍法寶所不能傷。爲被他訪查出你的形迹，須知善者不來，來者不善。你走後，他必先來尋我，連遭失利，轉而尋你，宿怨已深。往好的說，看你師父情面，將寶奪去，與人無傷；否則，他來去飄忽，無形無聲，行同鬼物，任你防衛周密，吉凶也自難定。所幸適纔我看他一身道氣，尚有仙緣遇合。你師父賜你柬帖，又命你遠投芬陀大師，在雪山隱迹，必與此事有關。你也久經大敵，必能預燭機先。你祇謹記着每當入定之先，預將洞門和你身側四外，行法封閉禁制，即使來侵，也可警覺。祇要不大意，便不致有大害了。」

林寒謹謝教誨，又把寺中尚有自耕山田果林等類頃，近二十年來，諸同山禪關一坐，便是經年，都是自己行法耕植，雖未荒廢，已不自食，除供佛前香火外，十九散給近山貧民等情，一一稟告。老和尚含笑點首，揮手命出。林寒告別出殿，到房中待了片刻，見東方已現曙色，攜了衣物重又走向大殿和禪師坐化之處，各端肅拜了幾拜，徑往川邊倚天崖飛去。

到了龍象庵前落下，進去見了芬陀大師，跪下行禮，遞上一封柬帖。芬陀大師看罷柬帖，喚起說道：「令師坐化，我適有事，未克親送。信中說你前生孽累，有難避免者，囑我就近照拂，自無恝置之理。大雪山冰壑洞穴甚多，祇神旗峰頂有一洞最佳，孤峰入雲，高出天半，山腰以下，盡被冰雪封住。不特飛鳥不到，因爲地勢過高，峰又不廣，便是各派中御劍飛行之士，往來經行，也都至多略繞峰腰即過。如非知你在彼，特地相訪，絕不會飛上峰頂。那洞又深藏峰頂中心仰天池內，池深數十丈，水涸已逾千年。此洞傍壁而開，乃古昔泉眼，甚是幽窅宏深。因那池深圓，如一大井，深入土內，連天風都吹不到，故各峰皆屬奇寒，池中氣候獨暖。土又肥沃，奇花異草，滿地皆是。加以千年古木，森森挺立，繁茂鬱生，幾乎與池等長，相隔上面池邊，不過兩三丈高下。最妙的是，這些林木凡是高及池面的，都是北天山特產的一種仙人棕，枝幹繁密，直立若蓋，葉細而長，四處挺生，冬夏常青，恰好將那池面遮住。即便有人從上面飛過，也祇當是一個數十畝方圓，滿生育草的盆地乾池，絕料不到下面有此奇景洞穴。真個幽僻隱祕已極。洞中更有一道暗瀑清泉，甘芳可飲。你在此潛修，甚是合宜。」林寒大喜，忙又跪下拜謝。一問老和尚師徒來歷，乃是禪師師弟無名和尚，佛法無邊，已將證上乘功果。

頭一次楊瑾下山積修外功，未在庵中。第二次，林寒便在神旗峰池洞中潛心修煉。有一天林寒正在池洞中打坐，忽覺心驚肉跳。起看第二封柬帖，尚未到開視時日。忙即嚴加戒備，飛往庵中，向大師求教。大師默運靈機觀察，竟是老猿精魂因查出底細，心中忿恨，或明或暗，連往上方山鏡波寺中，用盡方法尋仇，俱被無名和尚師徒以佛法戰敗。末一次暗中變化前往，以爲可以出其不備。誰知魔淺道高，幾遭不測，因此不敢再往。四處尋訪林寒下落無着，忽生毒計，尋到林寒老家，訪去林寒生辰八字，用極厲害的邪法拜禁，意欲使林寒禁受不住被逼無奈，自行投到。照例此法一遇道行稍高的人，頭幾天不覺怎樣，七日一過，便神志昏迷。當在禁中，真神被攝，自行投到行法人前，一任擺佈，叫如何便如何，甚麼真情，全部吐露，無力違拗了。